

合浦一位“全国模范县长”

明万历六年（1580年），合浦来了一位叫单辅的新“县长”（知县），福建人。

隆庆皇帝登基那年（1567年），朝廷恩贡招才，单辅考进“国家干部学院”（国子监），肄业后被任命为合浦知县。

合浦虽然“离京师万里之遥”，但是因盛产珍珠，一些到此为官的人，把它当成肥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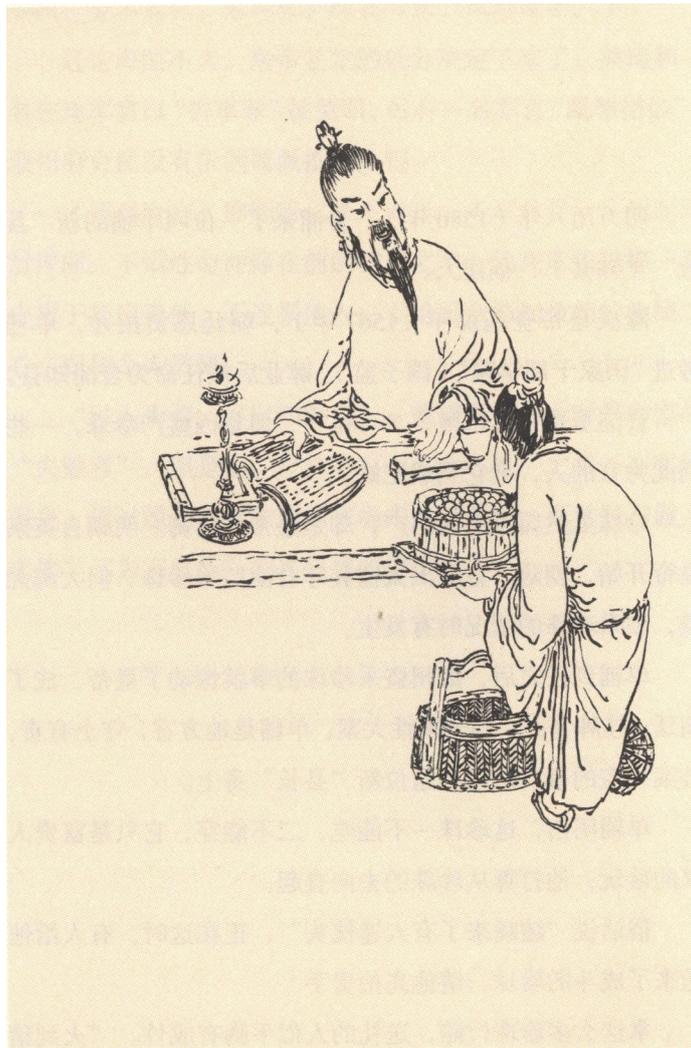
珍珠虽然属于天然出产，却是皇帝的禁商。明朝自英宗皇帝开始，朝廷一直派出太监驻守合浦监采珍珠。但大海无盖，盗采珍珠的情况时有发生。

单辅到任之后，廉州盗采珍珠的事就惊动了皇帝，成了朝廷“挂牌督办”的全国性大案。单辅是地方官，守土有责，破案缉盗的事自然落到这位新“县长”身上。

单辅明白，这珍珠一不能吃，二不能穿，它只是富贵人家的珍玩，他打算从珍珠的去向查起。

俗话说“瞌睡来了有人递枕头”，正在这时，有人给他送来了成斗的珍珠，请他高抬贵手。

拿这么多珍珠行贿，送礼的人似乎胸有成竹。“火到猪头烂，钱到公事办”，这一招以往应该不止一次“手到擒来”，没想到这回遇上了一只“不吃腥的猫”。单辅将来人扣住一审，顺藤摸瓜，便将盗贼一网打尽。



经此一案，大家都知道新知县的确有两把刷子。

对单辅来说，他虽是所谓“牧民之首”，但也只是个七品芝麻官。“强龙难压地头蛇”，“识相”的知县一般都会与地方豪强搞好关系，起码不会主动去得罪。

但单辅有些“不识相”。

当时张居正大刀阔斧搞改革，针对地主豪强大量兼并土地，隐粮逃税的情况，推行了“一条鞭法”，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，造册入户，合并税赋。

在单辅推进这项工作时，合浦有豪强地主登门送上数千两银子，提出种种理由，希望知县大人只按丈量的半数造册上报。单辅断然拒绝。

单辅不买“地头蛇”的账，但该升官的还是升官了。

这也得感谢张居正的“考成法”。朝廷按照各级官员职责，列出相关事务的清单，除每月由六部和都察院考核外，“三年一小考、六年一大考”成为决定官员升降的关键。

单辅在合浦干了六年，大考之年所有的政事都圆满交差，大家无话可说（人皆钦服）。“以政绩升广西平乐府通判”——相当于府里的第三把手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单辅并没有春风得意走马上任，接到任命状后，只有四十八岁的他直接辞职回了老家。

天晓得发生了什么事，史书里没说。

谣言随之出现。仕途中人对升官都梦寐以求，他又正当年富力强，对好不容易到手的乌纱帽却弃之如敝履，恐怕连普通百姓也会觉得“此事必有蹊跷”。

有捕风捉影者告状，说单辅在合浦接受了大量珍珠带回老家。

都察院派人到福建德化调查。发现单辅回家后住在老房子里，身无长物，一家人粗衣粝食，连个仆人也沒有。

单辅的儿子给办案人员端茶倒水，老婆见官员到家里来，便捡了家鸡下的几只蛋，做成煎蛋待客。

关于单辅生活朴素，他老家还有个传说：

单辅辞官回家后，他的老师李廷机大学士来访，单辅设家宴热情款待。酒喝得七七八八（差不多），伙房锅里咕噜作响，李廷机问到底有什么“珍馐美饌”还没上桌？

单辅回答，锅里煮着“清廉骨”。

李廷机走进伙房揭开锅盖，只见一锅沸腾的白开水，泡煮着当年皇帝赐的知县官帽的尖顶，不禁朗声大笑。

都察院查出单辅是个清官，回朝如实奏报。万历皇帝深为感动，下旨把单辅树为全国知县学习的榜样，并亲笔题词“清廉”制成匾，以示表彰弘扬。

单辅弃官回家，清贫度日，从来不见官，也不揽公事，一心服侍高堂父母和著书立说。如他退休后写的《宦成游旧馆》所称：“谈笑多非旧相识，文章半是再安排。”

单辅写过一篇《百劳传》，劝导人们孝敬父母——也许照顾双亲正是他弃官归乡的原因。

单辅在隐居七年后辞世，死的时候几乎无人记起他曾当过六年知县，还曾升职通判。

只有单辅的老师李廷机还记着这个特立独行的弟子。身为“文教部部长”（礼部尚书）的李廷

机，连续三次向常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推举单辅为乡贤，入祠祀奉。

李廷机把单辅比作历史上悬鱼留犊的清官羊续和时苗，认为他人品高贵，克己奉公，升官后弃职而去，心地坦荡，出处光明。

李廷机的推荐得到了万历皇帝的首肯，万历皇帝把单辅的旧居赐名为“金城堂”。朝廷批准专门在单辅老家建一座“廉坊”，摆上万历皇帝赐的“透脚香炉”和“烛台”祀奉单辅。

一个小小知县，“清介自矢，执法不阿，廉明公正，不染百姓脂膏，不取合浦一珠”，清廉自守，得到了皇帝的褒赏，称得上备极哀荣、死得其所了。